

关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情况

中南矿冶学院政治课组编印

一九七五年二月

马 克 思 语 录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 宁 语 录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

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什么叫做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

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叛徒们的时候，曾经指出：他们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

毛 主 席 语 录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份，党员一部份，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那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起来。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

说 明

为了加深理解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马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研究苏联的修正主义是怎样上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怎样变质成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我们编了这个材料，供内部参考，请勿公开引用。由于我们水平低，难免有不少缺点、错误，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九七五年二月

目 录

- 一、苏修叛徒集团把无产阶级专政
变为资产阶级专政……………(4)
- 二、苏修叛徒集团在经济领域内
全面复辟资本主义……………(13)
- 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外掠夺
和扩张……………(35)
- 四、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内外交困、
危机四伏……………(60)

关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情况

——政治经济学参考资料之二

社会主义的苏联为什么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来观察，就能够理解。

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资产阶级虽然被推翻，但是阶级和阶

级斗争依然长期存在，资产阶级影响、国际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影响还存在，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等等还存在，还有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的土壤和条件。而苏联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对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还缺乏经验。在这种情况下，隐藏在苏联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赫鲁晓夫，大搞阴谋活动，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在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九天，赫鲁晓夫就采取卑鄙的手法，使自己成了中央书记处的实际领导人。不久，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他又操纵选举自己为第一书记。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他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抛出恶毒诽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丑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修正主义的“三和”路线。1957年6月，赫鲁晓夫一伙又利用其控制的武装力量进行威胁，操纵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所谓反党集团的决议。不久，赫鲁晓夫就窃取了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他的同伙勃列日涅夫则爬上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宝座”。接着，他们从中央到地方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清洗，把大批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员和干部打下去，把大量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及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提上来，窃据各级党政领导职务。至此，这个隐藏在苏联党内的叛徒集团就完全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这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政变，是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变。1961年10月，在苏共二十二大，赫鲁晓夫一伙除继续大反斯大林，把“三和”路线系统化外，又公然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必要，提出了所谓“全民国家”和“全民党”

的谬论，并抛出了一个假共产主义的纲领，从而完成了他们的修正主义体系，形成了一条“三和”、“两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在“三和”的幌子下，反对和取消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全民党”的幌子下，把苏联共产党变成了法西斯党；在“全民国家”的幌子下，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在“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幌子下，全面复辟资本主义。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反革命政变的同谋者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鲁晓夫，疯狂地推行并发展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完成了在赫鲁晓夫当政时已经开始的从复辟资本主义到社会帝国主义的演变，使苏联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毛主席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苏修叛徒集团篡夺苏联党政大权之后，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大大膨胀了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在党、政、军和经济、文化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且从中形成了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机器和支配整个社会财富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即新型的大资产阶级。这个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基础。

由此可见，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主要是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的一种产物，是苏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取了党政大权的结果，即苏联的资产阶级篡夺了无产阶级政权的結果。同时，它也是国际帝国主义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通过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结果。

一、苏修叛徒集团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苏修叛徒集团代表新型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把十月革命的英雄儿女打下去，骑在苏联各族人民的头上，建立自己的反革命统治。“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今日之苏联，特务密探横行无忌，反动法令层出不穷，革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反革命有偿，叛徒弹冠相庆。许多革命者和无辜的人被关进集中营和所谓“精神病院”。苏修集团甚至出动坦克和装甲车，对人民的反抗进行野蛮镇压。

（一）把苏共变为法西斯专政工具

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核心领导力量。苏修叛徒集团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们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步，就是在“全民党”的幌子下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

首先，他们改变苏联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他们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号，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代之以修正主义，从而篡改党的指导思想；他们提出“反对个人迷信”

的口号，大反斯大林，丑化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来代替党的革命领导人；他们反对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代之以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其次，他们极力推行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干部路线，以巩固和扩张已篡夺的权力，保证反革命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得以推行。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在党的中央委员会排斥异己，安插亲信。据报道，苏共十九大选举的中央委员，到二十大时就有47%被赫鲁晓夫搞掉。二十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到苏共二十三大时又有近60%被勃列日涅夫清洗。到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时，各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和检查委员会的委员又有55—70%撤换了，出席二十四大的代表有些加盟共和国只有约1/5的原有代表保留下来。他们以“经济重于政治”，“经济问题和生产问题居于党组织活动的中心，居于党组织整个工作首位”为名，大肆提拔和重用所谓“国民经济专家”，排斥和撤换广大工农兵干部。苏修党刊公开宣扬，党的领导人必须是“专家”。有的地方甚至明文规定“必须选举有技术员或工程师证书的党员担任支部书记”。到1967年初，苏修地方州委，边疆党委和加盟共和国党组织的书记，已有97.6%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充任。组成苏修中央决策机构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几乎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其中进入党中央前任工程师、教授的占一半以上。为了改变党的成份，苏修叛徒集团在党的发展工作中，排斥工农，大量吸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例如，苏修现在大约有近19万名得副博士学位的人，已有一半以上被拉入党内。

勃列日涅夫在二十四大上宣布，苏共拥有1,400万党员，其中“职员”占44.8%，而工程师、农艺师、教师、医生、科

学工作者又占职员党员的2/3以上，而党员中工人、农民的比例大大下降。有的地方发展党员连一个普通工人、农民都没有。更有甚者，他们甚至公然为一些过去被无产阶级专政了的和早已开除出党的人恢复党籍，并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拉入党内，同时，却把一些敢于反抗修正主义统治的党员开除出党。在干部路线方面，苏修叛徒集团大搞任人唯亲，排斥工农。例如赫鲁晓夫上台后，为了在农村中扶植修正主义势力，大批地撤换了原有的集体农庄主席和国营农场场长，任用赫鲁晓夫集团的人。早在1953—1956年初，就有63%以上的农庄主席被撤换。新任农庄主席高高在上，脱离生产，大都在城里建筑有私邸，根本不在农庄居住。

苏修叛徒集团还挥舞“加强党的领导”、“加强纪律”的大棒，对广大党员进行严密的控制。他们在党内搞什么“政治情报工作”，对广大党员、干部和劳动人民进行特务监督；提出“加强基层支部的权限作用”，对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全面深入地”实行控制。

通过上述途径，苏修叛徒集团把昔日列宁缔造的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蜕变为他们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二）把苏维埃国家变为法西斯专政的机器

苏修叛徒集团在“全民国家”的幌子下，极力改变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首先，他们为过去被苏维埃国家机关镇压的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牛鬼蛇神翻案，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例如1955年9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大赦令，大赦那些所谓在卫国战争时期，“由于胆小或觉悟不高而被诱惑同占领者勾结的那些苏联

公民”。并规定，对“由于在德国军队、警察和特种部队服务而被判刑的人，不问刑期长短一律予以释放”。这就是说，凡是叛徒、特务、反革命通通释放。对那些被开除党籍的“反列宁集团的成员”，则为他们“恢复名誉”、“恢复党籍”。如1965年9月，苏修叛徒集团竟公然为阴谋反对苏维埃政权而被处决的军人鲍·莫·杜仁科恢复了名誉。而对此人的判决是列宁同意的。他们还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的肃反运动，为反革命鸣冤叫屈，“恢复名誉”。

其次，他们改组专政机关，强化法西斯专政。他们改组专政机关，清除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者”，而代之以他们的亲信。同时，他们拚命强化法西斯专政机关。1966年7月设立了“社会治安部”，在苏联各大城市增设了摩托化民警部队，并采用“最新式的科学技术手段”充实和装备民警机关。1968年11月又把“社会治安部”改名“内务部”，并加强民警。1970年9月，以“加强法制”为名，重设曾被撤销的“司法部”。1971年在内务部建立了专门化部门“保卫局”。他们叫嚷对人民的反抗要“组织坚决而及时的反击”。近几年来，他们特别利用所谓“人民纠察队”，在工厂、农庄、机关、团体设立了90多万个监察组、监察哨，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严密控制。在学校里，他们派出大批特务，冒充“学生”，专干迫害进步师生的勾当。在旅馆里，专有特务监视来往旅客。据一个消防队员透露，最近几年，在他工作的地区，秘密警察和特务就增加了两三倍，有的特务身带录音机，随时录下群众的言论，加以迫害。

苏修叛徒集团把全面强化军事机器作为加强法西斯专政的支柱。他们大批清除了苏军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同中

国友好的军官，提拔了由修正主义分子组成的“新生”力量充当各级领导，他们在军内加强了秘密警察对官兵的监视，加紧对士兵进行军国主义教育。

再次，他们炮制一系列反动法令，进行法西斯统治。什么“刑法基础补充和修改法”、“劳动改造立法基础、预押条例”、“加强劳动纪律的决议”……如此等等。这些法令都是针对那些对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动统治不满的革命人民。如1967年初，俄罗斯联邦在刑法中增加了这样一项新条款：对所谓“诋毁苏联政治和社会秩序”、“散布反苏谣言的人”，要判处三年徒刑。又如所谓“刑法基础补充和修改法”，就是要极力迫害所谓“特别危险的罪犯”，包括特别危险的国事犯罪者、破坏劳改机关工作的行为者、聚众骚乱者，“反抗首长或强迫首长违反职责”者等。对这些“罪犯”不能提前释放，而对其中“最危险的罪犯”甚至处以死刑。总之，革命有罪，反抗有罪，这就是苏修叛徒集团的法律。今日的苏联完全为白色恐怖所笼罩。只要谁对勃列日涅夫一伙流露不满，敢于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敢于反抗斗争，谁就会被监视、盯梢、传讯、或送进“精神病院”，就会以“诽谤苏联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罪名，被逮捕、流放。据报道，苏联全国有一千多个“劳动营”（即集中营），关押了几十万政治犯。按照苏修官方公布的数字，1912年沙俄只有183,949名“犯人”。对人民的镇压，老沙皇与苏修新沙皇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三）把苏联重新变为各族人民的监狱

列宁曾经严厉谴责老沙皇的民族压迫政策，指出俄国“打破了民族压迫的世界记录”。现在，苏修新沙皇恢复了老沙皇

的民族压迫政策，采取歧视、迁徙、分化、监禁等毒辣手段，对各少数民族进行压榨和迫害，使占全国人口将近半数的130多个少数民族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苏联已经重新变成“各族人民的监狱”。

在经济上，苏修叛徒集团打着“经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旗号，把大企业集中建立在欧俄地区，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畸形发展。他们把中亚四个加盟共和国变成自己的棉花产区，把哈萨克变成谷物和羊毛供给地，把乌克兰变成煤、铁矿和砂糖供应地，把格鲁吉亚和摩尔达维亚变成茶园和果菜园。他们故意扼杀少数民族地区工业。中亚四个加盟共和国生产棉花占全苏总量的93%，但1969年它们的棉布产量仅占全苏总量的4.4%。苏修当局又在少数民族地区以低价强行收购农产品和原料，而以高价推销粗劣的工业品。他们还实行高征购，哈萨克共和国谷物平均征购水平为每公顷五公担，而每公顷的实际收获都不过7.2公担。结果，农庄和农场为了完成交售任务，往往连种子、口粮都上交。苏修叛徒集团的残酷掠夺，使这些地区人民日益贫困，出现了少数民族地区倒欠苏修“国家”巨额债务的现象，如爱沙尼亚共和国平均每人欠国家债款竟达1,073.13卢布，拉脱维亚平均每人欠872.32卢布，哈萨克平均每人欠608.11卢布。

在文化上，苏修以把各加盟共和国的利益“融合为一个全民族的利益”和“学习先进文化”的幌子下，对少数民族实行强迫同化政策，压制少数民族文化，大力推行俄罗斯化。如在乌克兰，公务活动、党、团、工会、军队、大学和80%的中学都用俄语，连幼儿园也搞俄罗斯化。文化界人士因要求重视乌克兰语言和文化，一次就有70多人被捕，个别的人还被处死刑。苏